

华岳志

一
函四册



華嶽志卷二

關門李 蓉蔭伯甫纂輯

華麓楊翼武燕庭甫評閱

人物

山之名以人著山無名入山不名矣人之托於泉石者仙客騷人品致不一然皆足爲山增重故論者以山無名人爲恨華山秀甲天下秦漢以來代有名人畧而不記其如遺恨何且無以爲山靈光也輯人物列高士凡石室著書隱居求志以及優游泉石之士無不俱載而以列仙終焉

高賢

卷二

人物

高賢

秦

楊碩字太初晉叔向之後祈盈之難其先人逃居華山仙谷及
碩隱居不仕洞習天文生八子俱從沛公征伐第八子喜繫
殺項羽封赤泉侯唐書

漢

楊寶字稚淵年七歲行至華山見一黃雀被傷墜地爲螻蟻所
困憐之因收于巾笥中採黃花飼之旬日瘡愈旦去暮來忽
一朝變爲黃衣童子見寶下拜持玉環四枚贈曰俾君子孫
潔白位三公有如此環鄒陽代醉編

楊震字伯起寶之子也少好學受歐陽尚書于太常桓郁明經

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爲之語曰關西夫子隱華山牛心谷教
授生讀學者如市其谷多槐因稱槐市常居湖有冠雀啣三
鱸魚飛集講堂都講取魚進曰蛇鱸者卿大夫之象數三者
三台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始仕至太尉以譖墳飲酖死露
棺道側行路皆爲隕涕順帝卽位譖者伏誅以禮改葬于潼
亭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霑
地葬畢飛去留翎于朝陽山後人謂之留翎墮子秉官太尉
秉子賜官司徒賜子彪官司空果如黃衣之言後漢書

高恢字伯達京兆人也少治老子經恬虛不營世務與梁鴻善
隱于華陰山中鴻東遊思恢作詩曰烏嚶嚶兮友之期念高

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二人遂不復見

高士傳

江淹論曰高伯達坐於華陰之山心常慕之而未能及也

張楷字公超蜀郡成都人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司隸舉茂才

除長陵令不至官隱居宏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

陰山南遂有公超市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時關西人裴優

亦能爲三里霧自以不如楷往學之楷避不肯見桓帝卽位

優行霧作賊事覺被考引楷言從學術楷坐繫廷尉詔獄積
三年以事無驗見原還家終後漢書

辛緝字公文治春秋識緝隱居華陰山中弟子授業者六百餘人所居旁有白鹿甚馴不長丈光武徵不起有太室

鶴頭燕頸蛇頸魚尾五色備舉而多青栖繕槐樹旬時不去
宏農太守以聞詔問百僚咸以爲鳳太史令蔡衡曰凡象鳳
者有五色多赤色者鳳多青色者鸞多黃色者鶠鷀多紫色
者鸞鷀多白色者鵠今此鳥多青乃鸞非鳳也上善其言三輔

決錄

注

(晉)

王猛字景畧北海劇人也博學好兵書謹重嚴毅氣度宏遠少
遊鄴都時人莫識惟高平徐統見而奇之名爲詞曹遁而不
應隱于華山懷佐世之志桓溫入關猛被褐見之一面談當
世之事捫虱而言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賜猛車馬拜高官

都護請與俱還猛還山問師師曰卿與桓溫豈并世哉在此
自可富貴何必遠也乃止符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
招之一見便若生平語及興廢大事異符同契若元德之于
孔明也及堅立以猛爲中書侍郎後至尚書令

崔鴻十六國春秋

郭文字文舉河內人少愛山水游名山歷華山之崖窮谷無人
之地倚木于樹苔覆其上而居亦無壁障時猛獸爲暴入屋
害人而文獨宿十餘年卒無患害

宋史

嘗于華山石室中得神

虎內真紫元丹章乾符中封靈曜真君

真境錄

陸

楊伯醜馮翊武鄉人好讀易隱于華山隋文帝徵至京師見公

卿不爲禮無貴賤皆汝之高祖名與語無所答賜之衣服著之朝堂捨之而去嘗被髮佯狂賣卜于市卦無不中國子祭酒何妥與論易悠然而笑曰何用鄭元王弼之言乎于是測理辨答思理元妙大異先儒之旨因問其所學曰太華之下金天洞中我曾受羲皇所教之易與大道源同理窮衆妙世人莫能測也數年復歸華山後世人有見之者仙傳捨遺

唐

司馬郊字子都隱居華山五十年禽獸日遊目前有如家馴每灌園不食菜心以傷其生意山果熟鳥啣果日送齋中及卒百禽聚于庭悲鳴累日而去

唐書

王易簡字國寶京兆萬年人好學工詩唐僖宗時避亂山中梁
乾化中舉進士擢第復隱華山後唐明宗時辟爲羅周恭掌
書記府罷退居華陰作小隱詩二十首并序以見志歷首周
迄宋以太子太保致仕加少傅所居華下構一鳴堂三品樓
優游自適年七十九卒朱史

按唐時隱華山者又有李岡見岑參詩丹邱子岑參見李白詩馬戴見賈島詩其事蹟俱失考附記于此

後晉

鄭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少好學敏于文詞唐昭宗時見天下
大亂有拂衣遠去之意先入少室山爲道士聞華山有五粒

松脂淪入于地千載化爲藥能去三戶因徙居求之與道士
李道殷羅隱之交當世目爲三高士節度使劉遂凝數以寶
貨遺邀不受素與李振善欲邀以祿亦不顧唐明宗召爲左
拾遺晉高宗召以諫議大夫皆不至賜號逍遙先生天福四
年卒年七十二生平好飲酒奕棋時時爲詩章落人間多寫
以練素相贈遺以爲寶至或圖寫其形畊于屋壁其迹雖遠
而其名愈彰五代史

翟士端字表正齊人也博通九經隱居碧雲洞中祥符中真宗
幸汾陰禮名不起無疾而逝七日支體猶溫及火之有聲如
雷五色炳耀王處一志

宋

羅隱之新淦玉笥山玉梁觀道士來居華山之東碧雲洞好詩酒奕棋以貨藥自給有大瓢可辨寒暑置酒其中經時不壞日就花木水石間一酌一咏天福中賜號希夷先生

鄭隱字明處充之奉符人也以經術爲業遇道士傳辟穀煉氣之法左臂有黑壓字如北斗狀常居王才洞自冬涉春不出人咸異之宋真宗賜號貞晦先生又賜歸山詩云獄中逸士本藏名常咏琴樽適性情盡日臨流看水色有時隱几聽松聲遍遊萬壑成嘉遯偶出千峯玩治平談希夷究元冥默號無極沃予心辭城闕歸山林樂爾志號何深已薄紛華存素

音好將吟嘯暢沖襟

李道殷與鄭遨羅隱之交善當世目爲三高士道殷有釣魚術
鈎而不餌能化石爲金遨常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五代史
墨逸傳

王子華同州人博學能文尤工詩與華山隱者齊人瞿士端充
人鄭隱南燕人鄭遨臨江羅隱之等號五高士爲一時名流

所推重

姚志

陳搏字圖南亳州真源人四五歲戲渦水岸側有青衣媼乳之
自是聰悟日益及長讀經史百家之言一見成誦悉無遺忘
頗以詩名後唐中興中舉進士不第遂不求祿仕以山水爲
樂自言嘗遇孫君彷彿皮處士二人者高尚之人也語搏曰

武當山九室巖可以隱居搏往棲焉因服氣避穀歷二十餘

年但日飲酒數杯移居華山雲臺觀依止少華石室無心世

事邵氏聞見錄搏嘗乘白驃欲入汴州中途聞藝祖登極大笑墜驃曰天下曰是定矣遂入華山草雲臺觀而居焉

居常寢輒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好黃白術有以搏名聞者顯

德三年命華州送至闕下留月餘問其術搏答曰陛下爲四

海之主當以致治爲念奈何以黃白之事爲念乎世宗不之

責命爲諫議大夫固辭不受旣知其無他術放還詔本州長

吏歲時存問五年成州刺史朱憲陞辭赴任世宗令齋帛五

十疋茶三十斤賜搏太平興國中來朝太宗待之甚厚九年

復來朝上益加禮謂宰相宋琪曰搏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所

謂方外之士也搏居華山已四十餘年度其年近百歲自言
經承五代離亂幸天下太平故來朝覲與之語甚可聽因遣
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元默修養之道可以
教人平搏曰搏山野之人于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
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法術可傳假令白日冲天于世何益今
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之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
聖之主也正君臣同心協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
于此琪等稱善以其語白上上益重之邵氏曰帝初問以伐
出果無功還華山數年再召見謂帝曰河東之事不可矣遂
克太原帝以其善相人也遣詣南衙見真宗及門亟還問其
故曰王門斷役皆將相也何必見王建儲之議于是遂定
詔賜號希夷先生仍賜紫衣一

襲留闕下令有司增葺所止雲臺觀上屢與之屬和詩賦數月放還山端拱初忽謂弟子賈得昇曰汝可於張超谷鑿石爲室吾將憇焉二年秋七月石室成搏手書數百言爲表畧曰臣搏大數有終聖朝難忘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化形於蓮花峯下張超谷中如期而逝經七日支體猶溫有五色雲蔽塞洞口彌月不散搏好讀易手不釋卷常自號扶搖子著指元篇八十一章言導養及還丹之事宰相王溥亦著八十篇以箋其指搏又有三峯寓言及高陽集釣潭集詩六百餘首能逆知人意齋中有大瓢掛壁上道士賈休復心歛之搏逆知其意謂休復曰子來非有他意蓋欲吾瓢爾乎侍者取以

與之休復大驚以爲神有郭沆者少居華陰夜宿雲臺觀搏
中夜呼令趣歸沆未決有頃復曰可勿歸矣明日沆還家果
官見數百歲人罕見者關西逸人呂洞賓有劍術百餘歲而
童顏步履輕疾頃刻數百里世以爲神仙皆數來搏齋中人
咸異之大中祥符四年真宗祀汾陰幸華陰至雲臺觀閱搏
畫像除其觀田租宋史

邵氏曰嗚呼世以先生爲神仙善人倫風鑑淺矣至康節先
生實傳其道于先生之細者尚以比漢四皓云

种放字明逸洛陽人沉默好學善屬文每往來嵩華間慨然有

山林之意

洛陽志

隱居終南豹林谷聞華山希夷之風往見之

一日希夷令酒掃庭除有嘉客至須臾放作樵夫拜庭下希夷挽之上曰君豈樵者二十年後當爲顯官放曰某爲道來官祿非所問也希夷曰人之貴賤莫不有命貴者不可爲賤亦猶賤者不可爲貴也君骨相當爾雖晦迹山林終不能安異日自知之邵氏聞見錄真宗祀汾陰駐蹕華陰因登亭望蓮花峯忽憶种放居是山亟命名之放稱疾不應詔上笑而止因問放在家何爲對曰臣到放所居會放在廬中看畫水牛二軸上顧侍臣曰高尚之士也

陳耽隱華山博學知治亂大體三十年不出戶庭隣人有不識